

吴语重点方言研究丛书

# 富阳方言研究

盛益民 李旭平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本书得到复旦出版基金和

“浙江方言文献整理和方言调查”之江青年创新团队项目的支持

# 富阳方言研究

盛益民 李旭平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富阳方言研究/盛益民,李旭平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1 (2018.8 重印)  
(吴语重点方言研究丛书/陶寰主编)

ISBN 978-7-309-13379-0

I . 富… II . ①盛… ②李… III . 吴语-方言研究-富阳 IV . 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8374 号

### 富阳方言研究

盛益民 李旭平 著

责任编辑/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29.25 字数 374 千

2018 年 8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379-0/H · 2767

定价: 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吴语重点方言研究丛书”编纂委员会

学术顾问：许宝华 王福堂 游汝杰 潘悟云 刘丹青

主 编：陶 襄

副主编：盛益民

编 委：崔山佳 黄 河 黄晓东 雷艳萍 李旭平 林晓晓  
凌 锋 卢笑予 阮桂君 阮咏梅 施 俊 孙宜志  
王洪钟 王 健 王文胜 吴 众 徐 波 徐丽丽  
袁 丹 张 薇 赵 庸 郑 伟

# 总 序

陶 窦

## 一

语言学是经验科学，材料（语料）是研究的根本。语料之于语言学，就如实验数据之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相较于标准语，方言语料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变异丰富。每个方言都是一个独立的语言系统，汉语有多少种方言也即有多少个语言系统，每个语言系统都带着它独特的类型学信息和历史文化信息。同一个方言内部，不同的人群之间也有丰富的变异，这些变异反映了丰富的社会信息和语言演变信息。

第二，口语性强。方言几乎没有独立的书面语形式，只存在于口语之中，瞬间即逝。这就意味着，没有当下的记录，后人就无法窥见这个时代方言的面貌。

第三，文献稀少。历代书面语的记录基本都是标准语的记录，方言记录不成系统，且经常与标准语相错出。由于记录者多为旧时文人，他们的记录中多以方言的上层变体即文读音为主，方言中的下层变体也即土俗成分的记录不够充分。近代以来有了传教士用罗马字记录的方言材料，但失之简略，记录的水平也参差不齐。

因此,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进行的方言调查和方言描写就更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方言学研究甚至语言学研究正是从描写方言学发端,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 二

时代的剧变常常导致语言的剧变,汉语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证据。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表现为:

第一,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解体,农民大量外出打工甚至移居城镇,农村人口外流严重。外流的人口产生了大量的双语双方言人群,原先的方言正在磨损。

第二,传统生活和传统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旧式家具、农具和各种工匠用具被新式的家具、农具、工匠用具和电器所取代,宗族社会、大家庭被现代小家庭取代,戏曲被流行歌曲和电影、电视取代。表示这些现代器物和观念的词语基本上都来自普通话,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方言差异。

第三,教育和现代传媒、通讯的普及使得“语同音”有了确定的标准和快速传播的渠道,很多地方普通话成了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最频繁的语码。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从三岁左右开始进入幼儿园一直到二十多岁大学毕业,大部分语言交流时间都是在校园里度过的,由于校园里(尤其是在城市的学校里)禁止使用方言交流,造成语言学习的关键时期得不到足够的方言刺激。

第四,人口不仅有外流,也有输入,因而语言、方言接触的加剧,双语码人群扩大,在城市里这一点尤其明显。双语码人群除了频繁出现语码转换或语码混合之外,语言的宽容度也逐渐扩大。

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促使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同时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表现为:方言的词汇大量更替,旧词语大量消亡,词汇语

音系统中那些依托于旧词语的早期语音层次失落严重。由于普通话这种优势语码的加入,方言的表达功能也开始残缺,语码混合现象增多。最后,方言的使用域开始退缩,公共社交领域,尤其是比较正式的场合使用方言的频率明显减少。随着方言使用域的衰退,方言的社会地位进一步降低,生存空间愈加狭小,从而形成一种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

方言的衰退消亡有时代的必然,也有很强的人为因素。所谓时代的必然,乃指汉语丰富复杂的地域方言本身就是过去交通不便、高频交际范围的空间较小造成的结果。得益于交通通讯手段的现代化,人们活动空间的增大,不同语码接触的频度上升,地域方言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是必然的趋势。而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又大大加速了方言衰退的进程。

当然,要完全消灭方言是不可能的,方言差异首先根植于语言的个人变异。可以设想,普通话在各地仍会形成各种变体,这些变体同样会形成各地固有的特色,也即地域方言。只是这些新形成的方言不再是目前各种“旧时代方言”(姑且用这个名称)直接的传承罢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这两类方言交替的时期,旧时代的方言仍是许多中老年人的日常交际工具,但年轻一代中许多人已不能熟练使用,因此记录还活着的旧时代方言就成了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吴语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得风气之先者,社会经济的发展尤为迅速,教育水平也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从一定程度上说,吴语区人民的语言忠诚度也较其他地区为低,很乐意接受标准语的影响,因而伴随着这些社会经济文化优势的就是吴语的衰变消退速度也远高于其他方言。吴语调查记录的迫切性是催生这一丛书最根本的动力。

近年来汉语方言的处境已得到语言学界、社会以及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计划的启动,其目的也正在于抢救危机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方言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该计划从宏观方面着眼,对于单个方言来说,尚有许多无法顾及的方面,我们的丛书是想从更微观的角度对方言进行深入挖掘,对该计划进行补充完善。

## 三

吴语研究开启了汉语方言研究的先河,也是今天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诞生以来,吴语研究的学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调查、发现问题,尝试用各种方法来研究问题,完善我们对吴语的认识。其所涉及的领域、使用的方法、研究的深度,可以说处在汉语方言研究的前沿。

这是值得骄傲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吴语研究上仍然存在大量的空白领域和不足。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北部吴语特别是苏沪两地所受的关注较多,南部吴语(尤其是处衢地区)和宣州吴语所受的关注较少;中心城市的方言得到关注较多,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得到的关注较少;其次,就研究层面来说,吴语研究所涉及的面十分广泛,语音、词汇、语法、历史演变、语言变异等都有大量的论著,但系统的语料仍不够充分;再次,就研究特色来说,吴语研究方法多样,发掘较深,但基础语料出版不够;最后,在出版的论著中,语音(字音)材料比较丰富,词汇、语法材料相对缺乏。

就我个人所见,词典和单刊著作有:丹阳、苏州、吴江、江阴、靖江、吕四(启东)、上海市区、松江、嘉定、崇(明)启(东)海(门)、杭州、嘉善、海盐、绍兴、萧山、桐庐、余姚、宁波、鄞县、镇海北仑、舟山、天台、温岭、温州、金华、义乌、雁翅(宣城)等,篇幅大小不一,侧重各有不同。其中上海、苏州两地,研究材料最为丰富,已为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些业余爱好者也出版了不少方言著作,如南上海(旧上海县,今闵行区)、奉贤、海宁、桐乡、余杭、德清、绍兴、萧山、嵊州、宁波、慈溪、宁海、乐清、缙云、庆元、衢州、江山,等等。后一类著作通常词汇材料比较丰富,对于了解地方文化很有帮助,但很难满足高水平方言学研究的需要。

在成片的研究方面,最早出版的是颜逸明先生的《浙南瓯语》;之

后,钱乃荣先生的《当代吴语研究》沿着赵元任先生的足迹,记录了33个点的语音、词汇、语法材料;曹志耘先生的课题组,十多年来陆续出版了《吴语衢州方言研究》和《吴语婺州方言研究》,收录了南部吴语十多个点的方言材料,填补了西南部吴语研究的一个空白;秋谷裕幸发表了江山、广丰、兰溪、东阳四个点的调查材料;徐越出版了杭嘉湖地区方言的研究成果;王文胜对处州(丽水地区)方言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宣州吴语方面有蒋冰冰的《吴语宣州片方言音韵研究》。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的字音材料较为丰富,词汇材料相对较为简略,语法材料仍不敷深入探讨之用。由于研究的不平衡性,一提到吴语,学界的印象总不出上海、苏州等北部吴语的范围,而忽略了吴语内部的巨大差异。因此,想要全面反映吴语的事实,提升研究的层次,我们仍需发掘更多的语言事实。

本丛书选点方面尽量选择非中心城市,并向南部吴语的婺州、瓯江和处衢三片倾斜。选点是开放的,只要有合适的作者,我们都欢迎加盟。

## 四

我们的丛书考虑到方言深入调查的难点所在,尽量选取作者自己的母语、至少是同一片的方言作为研究对象,所幸吴语研究的队伍比较庞大,差不多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每一种书的篇幅在30—35万字。我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规定动作”;另一部分是“自选动作”。所谓“规定动作”,即丛书的基本要求。我们设定的框架大体如下:

1. 导言:包括概况、特点(依照吴语的共同特征、该方言片的共同特征、该方言区别于邻近方言的特征分层次叙述)、方言的内部差异(包括年龄差异)。方言内部差别较大时,可以单独设立一章进行讨论。

2. 语音：包括声韵调表（附带有具体的音值描写）、变音（如小称变音、南部吴语一些方言清浊声母在不同音高下的变音、某些数词的特殊变音等）、连读变调（包括成词的变调、结构变调、小称变调、依附调等）、文白异读的总体规律、同音字表（不少于3000字）、本字考和古今音比较。

3. 词汇：词汇表不少于4500条词，多多益善，按义类排列。义类的大类下可区分小类，如动物类下面区分家禽家畜、野兽、鸟类、鱼类、虫类等；动词下面区分五官动作、身体姿态、感觉心理、言说动词、系动词等，当然大部分动词很难分类。动词、形容词和量词的调查解释最好结合论元或常用搭配，即动词宾语、形容词主语、数量名短语的中心语等。介词、连词、助词等需要举例。多义词语在“方言调查词表”中可能出现在不同的类别之下，著作中应当合并为一个词条。在标音方面，原则上需要标出本调和变调，但在许多方言中，语素的本调往往是很不明确的，无法通过变调形式进行“复原”，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采用变通的办法：留下本调的位置，但不标写本调。

4. 语法：包括词法和句法两部分。词法的重点在派生词和形态变化，如形容词的生动形式、小称、昵称、动词重叠以及某些形态后缀。句法分为：① 结构：短语构造（如动补、偏正、介宾）、语序（如话题化、宾语位置、副词位置）、双宾句、连词和复句；② 范畴：如否定、疑问、指称、指代、时体、态（处置、被动）、比较、情态、语气、传信/示证、数量等。语义语用范畴有时跟虚词关系更密切，但常常也与句法结构相关联，因此具体写作的时候可以互相结合，比如：否定词、否定句和否定范畴，比较句和比较范畴，处置句和处置范畴等。有些范畴是否成立尚有争议。语法例句多多益善。

如此设计当然是为了给其他研究者提供更丰富的语料。语音描写自不待言，差不多需要穷尽方言共时音系和历史演变最主要的信息，并能反映小区域内的变异情况。词汇部分我们希望能够较大多数的描写方言学著作有所突破。词语的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一般来说自由语素的变化速度会快于非自由语素，有些自由语素已经被另一形

式替换，但早期的同义形式仍然会保留在合成词中。例如北部吴语筷子已经叫“筷”“筷儿”或“筷子”，但装筷子的竹筒叫“箸笼”或“筷箸笼”，“箸”是这一带吴语指称筷子的早期形式；又如吴语的俗语中有一个说法叫“冬冷不算冷，春冷冻杀犧”，“犧”义为牛犊，已不见于其他场合。苍南蛮话茅草叫“芒竿”或“茅草”，闽语的底层词“菅”保留在“清明割菅，谷雨禁山”这个俗语里，意义也特化为“鲜嫩的茅草”。语音的早期层次往往依托于词汇的早期形式存在，例如江山话的苎麻叫“duə<sup>4</sup>”，字即“苎”，是澄母和鱼韵的早期层次；眼镜蛇叫“老鸦p<sup>h</sup>ia<sup>2</sup>”，“p<sup>h</sup>ia<sup>2</sup>”是“蝮”的口语音，反映了敷母和屋三韵的早期层次。如果没有较多的词汇，这些早期使用的语素以及这些语素早期的语音层次就得不到反映。

考本字的目的也想更多地反映吴语的历史信息，考本字这项研究的实质是寻找汉语方言中的同源语素，建立汉语的词族，确立构词中的形态变化。例如：绍兴话捞鱼用的长柄网兜叫“he<sup>1</sup>兜”，这个“he<sup>1</sup>”本字是“檼”，或写作“稀”。这个词普遍存在于吴语之中，各地的意义多少有一些差异，例如上海老派表示“舀”的意思。从来源上说，“檼”是一个古江东方言词语，郭璞《方言》注说：“今江东通呼勺为檼，音羲。”是支韵晓母字，支韵的见系吴语有 e/ε 一读，如“倚”“寄”等。此前一般认为“檼”是闽南方言的特征词，反映了支韵读 ia 这一层次。这个字的考订不仅丰富了吴语支韵的读音，而且给吴语和闽语的同源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又如：绍兴话管家禽归宿叫做“se<sup>1</sup>”，这个字的本字是“栖”，音义俱合。这个词在婺州片、处衢片方言里表示鸡窝的意思，多读为去声，可能反映了某种构词形态（关于婺州片鸡窝的本字，最早是秋谷裕幸提出的）。进一步说，这两个词的读音还反映了中古支韵和齐韵上古来源和此后演变的复杂性。

我们给语法部分较多的篇幅，希望能够比较完整地体现某个方言的语法概貌。在句法描写上，我们倾向于用功能范畴来作为描写的基础，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汉语方言的语法描写向来以结构作为描写对象，好处是较容易把握，弊端是容易流于表面，也不太容易体现

方言间的语法差异。以功能范畴作为描写的基础,有利于说明某种形式的功能、同一功能范畴内部几种形式之间的差异,也方便进行跨方言比较。例如体范畴在吴语中可以用动词形容词(做补语)、副词、唯补词、体助词、语气词、动词重叠、数量短语等表达手段。唯补词是只能做补语的动词、形容词,但虚化程度要高得多,接近助词,放在哪个词类都不太合适,像上海话的“脱”、苏州话的“脱”“好”和温州话的“爻”(“交”)等。体助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省略,也可以用在动补短语和唯补词之后。不同的手段常常还跟不同的句式结合在一起。从功能范畴出发,我们才能够系统讨论这些形式之间的关系、体助词省略的条件等。其次,吴语体范畴的次范畴划分也跟普通话有很大的差异,一些特殊的次范畴在不同的句法位置上会使用不同的标记。北部吴语的实现体标记也可以动作结束以后其状态的持续,有些学者称之为“成续体”,如上海话“墙浪上挂了一幅画”;北部吴语的动补短语后可加上持续体标记表示动词完成以后其结果的持续(似乎还没有学者讨论过这是否也是“成续体”),如上海话“渠他只脚掼掉断脱掉辣海着”。

当然,在有限的篇幅内要全面反映一个方言的全部面貌是很困难的,有取必有舍,因此我们对长篇语料就没有做硬性的规定。一方面,方言的长篇语料记录当然是方言单点描写的重要内容。长篇语料可以分为筹划的和未筹划的两类,前者大体是有一个脚本(比如赵元任使用的“北风和太阳的故事”、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使用的“牛郎织女的故事”或者 Chafe 使用的短片“梨的故事”等),或者由说话者先进行组织,然后讲述记录;后者则是即兴发挥。另一方面,长篇语料也可以分为叙述和对话两类,两者在语体方面会有较大差别,前者会有较多的流水句,后者话题化的倾向会更加强烈。长篇语料的价值在于它的自然性,反映话语实际使用中的停顿、重音、语调,甚至口误等现象。然而,目前我们还没有很好的手段来记录这些语音学要素,如果只能逐词记录其语音,语法现象又不出已经描写的范围,那么长篇语料的实际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

我们每位作者都接受过良好的方言学训练,共同的学术背景下也

有不同的学术兴趣和学术专长,研究的领域多少有些差异。同时,每个方言自身也有不同的特色。这就是设立“自选动作”的初衷。所谓“自选动作”就是作者结合方言特色和个人的学术专长进行的专题研究。例如,宜兴处于江苏、浙江交界地区,苏沪嘉、毗陵、苕溪三个小片的接触地带,宜兴方言就非常适合进行比较细致的方言地理学研究。处衢片方言与闽语有很多共同的语音、词汇现象,语音的历史层次比较丰富,这些著作可展开吴闽语关系的讨论,进行语音的历史层次分析。少数方言有地方韵书或者传教士的记录,这些著作可以探讨百年来的演变。有些学者是实验语音学行家,不妨增加语音的声学分析;有些学者对方言语法有深入的观察,则可以深入探讨某些语法现象。

## 五

本丛书定位于描写方言学著作。描写与解释的关系历来颇多争议,在我看来,解释也是一种描写,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太阳东升西落”是对现象的描写,“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但也可以看做太阳和地球相对关系的一种描写。它背后隐藏着的是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描写了物体之间引力与它们的质量、距离之间的关系。每一层级的描写都是对前一层级现象的解释,层层深化,推动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交叉学科的研究也不例外,社会语言学、实验语音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都是从另外一些角度对于语言现象的观察描写,同时也是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现象。描写与解释相辅相成。

理论与现象的关系也是如此。生成语言学主张句法具有独立性,所以他们从形式的角度描写他们的普遍语法(UG),并以此来解释各种语言中的现象;功能语法认为语法不独立于人类的其他认知模块,所以他们描写其他认知模块中的现象与语言现象之间的关系,总结出一些原则,并以此来解释语言现象。当然,同样是描写,采用不同的描

写框架,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这大概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吧。

总之,在经验科学里描写与解释、理论与现象之间并非互相脱离的两端。理论是我们描写现象解释现象的框架,现象总是需要在一定理论框架下才能呈现出来。

我们选择的描写框架着眼于语言系统本身,大体不出美国描写语言学的范式。这种描写框架本身就是在语言调查过程中成熟起来的,对于没有语料或语料很不充分的语言/方言来说,有比较好的效果。在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方面,前辈学者结合汉语事实对这个框架进行了优化,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贸然换用其他的框架会导致语料的体例不一致,对研究利用来说并非上策。当然,在具体某种现象的探讨上,我们也希望能在过去的研究上有所深化,把语言的形式和功能结合起来。每种书的作者可以借鉴其他的描写框架在自选动作中加以发挥,无论是认知语法还是生成语法,我们都排斥。

本丛书的目标是尽量做到观察的充分性,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发掘出现象背后的一些规律并进行适当的解释。坦率地说,要达到这个要求不容易。在具体描写的时候,想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兼顾系统性和描写深度,凸显方言中有价值的语言现象或者说显赫范畴(刘丹青语),需要作者具有较高的学术修养和精雕细琢。对此,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 六

为了提升书稿的质量,我们在操作上做了一些改变,强调了团队合作。具体来说,首先由陶寰先提出一个编写框架和体例,在工作会议上进行集体讨论,求得最大的共识。没有时间与会的学者也都出具了书面意见,相互之间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每部书稿的初稿完成以后,由作者将电子版稿件发给编写小组的成员进行集体审读,然后在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审读讨论的内容包

括作者可能遗漏的某些现象、需要展开的问题、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记音习惯乃至行文的问题、错别字，等等。作者在这些审读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修改，直至成稿。因此，本丛书不仅仅凝聚了每位作者的心血，更是一项集体合作的成果。

当然，由于我们学识上的局限，加上其他一些客观因素，丛书肯定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我们诚挚地欢迎学界同道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以期在后续的吴语语料收集整理中得到完善。希望通过这些研究和交流，加深我们对于吴语、汉语乃至语言的认识。

2016.12.21 草于光华楼

2017.01.02 改定

2015年9月在四川大学参加“汉语方言中青年国际高端论坛”的时候，社科院的沈明教授提到，李荣先生生前曾反复强调方言语料的重要价值。也是在那次会议期间，赵日新、庄初升两位谈及详细描写母语方言的打算，老庄戏称之为“母语者计划”。其时，我也正谋划约请同道编写“吴语重点方言研究丛书”，与他们三位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

2016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从院系发展经费中拨出一部分作为项目的启动资金。一年多以来，有20余位专家参与其事，丛书已规模初具，立项以后的第一部著作也即将出版。本序即是在几次工作会议之后，对本丛书来龙去脉的一个交代。初稿写成之后，交由团队的其他专家讨论，收到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盛益民的意见尤为详尽，订正了原稿中一些不当表述，并补充了许多材料。在此，特向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吴语重点方言研究丛书”团队的各位成员表示感谢。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为学界提供深入可靠的吴语语料，让吴语的面貌更加清晰真实。

2017.04.07 补记

# 目 录

总序(陶寰) .....	1
<b>第一章 概况</b> .....	1
1.1 富阳概况 .....	1
1.1.1 地理、地貌 .....	1
1.1.2 人口 .....	2
1.1.3 建置沿革 .....	2
1.1.4 县境及行政区划 .....	4
1.2 富阳境内的方言概况 .....	7
1.2.1 方言概况 .....	7
1.2.2 渔山乡的方言 .....	8
1.2.3 常绿镇的方言 .....	10
1.2.4 银湖街道导岭一带的方言 .....	12
1.3 发音人信息 .....	13
1.4 方言材料来源 .....	15
1.5 音标和符号说明 .....	17
<b>第二章 音系</b> .....	20
2.1 声韵调系统 .....	20
2.1.1 声母 .....	20

2.1.2 韵母 .....	21
2.1.3 声调 .....	23
2.2 声韵配合关系 .....	23
2.3 连读变调 .....	25
2.3.1 韵律层级与连读变调 .....	25
2.3.2 韵律词的连读变调 .....	27
2.3.3 韵律短语的连读变调 .....	31
<b>第三章 同音字汇 .....</b>	<b>32</b>
3.1 同音字表 .....	32
3.2 本字考 .....	60
3.3 特字 .....	80
<b>第四章 音韵比较 .....</b>	<b>92</b>
4.1 声母比较 .....	92
4.1.1 声母特点 .....	92
4.1.2 声母文白异读 .....	93
4.1.3 声母古今音比较 .....	95
4.2 韵母比较 .....	95
4.2.1 韵母特点 .....	95
4.2.2 韵母文白异读 .....	98
4.2.3 韵母古今音比较 .....	99
4.3 声调比较 .....	102
<b>第五章 分类词表 .....</b>	<b>104</b>
5.1 天文 .....	105
5.1.1 日月星辰 .....	105
5.1.2 自然现象 .....	106
5.1.3 气候 .....	109